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四卷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為邊烽告急玩愒可虞

伏乞

天威震怒明職掌嚴責成以保

封疆以安

社稷事職竊觀今日之遼事千錯萬錯經畧楊鎬

不料彼已情形喪師辱
國此誤在經畧也輔臣方從哲不諳進止機宜為
上差人趲戰此誤在輔臣也悔之已無及矣職
初入
國門以為居中調度事權在本兵樞臣黃嘉善不
知救焚拯溺當作何狀乃聞人之言嘉善尚謂
不宜張惶處之若從容無事者喪師數萬傷二
名將殞二道臣二督粮通判其餘副將偏裨不

知其數積尸若山流血成川尚謂不宜張惶乎

虎兎聲言犯搶搖動山海薊門尚謂不宜張惶

乎遼陽作何救援各兵作何調遣作何召募不

問出何方畧必有一定之策

疏

聞於我

皇上

請旨者

請旨

題知者

題知星夜差人馬上報之遼陽廣寧撫臣按臣以安遼人之心此樞臣職掌也乃一切如充耳不聞束手無策既不謀之於人又不斷之於獨職不知樞臣何所見也

都城防守惟有

京營閒之於人皆以為不可聞

祖宗設兵原為有事不為無事若果如此又何用
營兵為耶承平日久
京軍之多役占多老弱者其常也議者動慮激變
今不必聲言汰革但不令各營聽其自換自補
有何所拂其意何變之生議者又謂
京營將領多不堪用職愚以為十步之內必有豊
草但就副協參游守把之中擇其可用者鼓舞
磨厲而用之何至遂無一人且何處別用一番

人耶協理戎政節三才卧病杜門委稱狼狽然

當此邊書一夕數至

都下人情震恐一切料理

京營事宜自當具

疏上

聞此三才職掌也自催

點巡視科道而外寂然不聞恐不宜如此黙黙也

今日之事安邊保境以救遼為第一義外壯遼

左內固

京師以守山海關為第一義

京師防禦日疎訛言易動練我士馬隱然虎豹在

山之勢又以收拾

京營為第一義至中間戰守長技獨有火攻耳臺

臣熊廷弼之論遼陽練兵亦謂營營皆習火器

隊隊該習火器人人皆習火器時時該用火器

此不易之論也即如撫臣周永春報單庫突然

火起焚灰火器者一大清堡火器庫收貯火藥火器等項被火發盡行燒毀者一此豈盡繇

天變奴酋用兵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藏恐奴酋之為之也今工部不知成造火器備辦火藥若干未論堪用不堪用且問其有與無此該部職掌宜問之該部矣先臣於忠肅當正統己巳之變考其料理之策亦惟選

京營兵精銳者五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

而已職訪之於人謂協理戎政宜添設司官數
員因能授任分委練兵此一說也又謂工部製
造戎器往往不堪造者一人用者又一人終是
隔靴搔癢不甚親切又謂宜委兵部司屬會同
工部監造即以
京營將領精於火器者晝夜守之則職掌既不相
侵成造亦復如式此又一說也日者諸臣叩
闕合詞

請發
內帑如係旦夕可得數百餘萬矣獨給發
內帑外臣所
請當幹者尚多以為各有職掌本兵有本兵之職
掌戎政有戎政之職掌佐本兵者有職方之職
掌兵有兵之職掌工有工之職掌添兵則必議
餉戶部又有戶部之職掌
皇上但令舉其職而遠事次第辦?矣今

皇上
冲齡踐祚
臨御四十餘年
聰明
神武手握
太阿不
示人以利器當此通
國惶惶處之鎮定

聖意淵微必有說然諸臣不宜泄泄也辟之失
火之家主人則不動聲色奴僕自當赴湯蹈火
焦頭爛額豈有視同兒戲者乎然
皇上不一
赫然震怒則諸臣之聾聵不醒
國之大事去矣嘉靖庚戌虜薄
都城廷臣言
請上視朝

朝上意猶預不決輔臣徐階言曰虜甚鴟張中外
洶洶恃
陛下而重得一躍聲若大旱之得雲霓
一震怒胡奴即散也
上始出視
朝面見文武大臣決計退虜於時兵部尚書丁汝
夔調度失宜
上怒誅之職觀今日功罪不別

賞罰不明風聞杜松自午及酋?鏖戰身死重圍之
内殺賊亦多經畧反言杜松之輕進不聞如栢
之逗遛何以服死事之心而
奬忠義之氣且同罪異罰麻承恩尚有後言矣近
者周永春因遼人之心欲用李如禎職之愚昧
竊謂奴酋作逆寵之龍虎將軍養虎遺患致有
今日者李成梁父子也李氏所貽之患自當責
李氏收拾之然如栢兄弟與奴酋有香火之情

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栢獨全如栢之不欲當奴酋即奴酋之不急擊如栢也趙興邦謂如栢遼之主將何不出撫順而出清河楊鎬私於如栢職深眼之且鎬之令箭何以獨不止杜松劉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今如禎之威名果出如栢上乎逗遛觀望能不類如栢乎職未敢信也如禎見在

闕下奴酋包藏禍心他人不知如禎必知之彼中

阨塞險易如禎必知之
長安中有無細作偵我
中國虛實爲奴酋腹心如禎必知之此可
今在
朝諸臣保之
請如先臣梅國禎故事且如禎世受
國恩今
正報

國之日今方缺兵缺餉
請以如禎家所蓄健兒精卒出數千餘人付鮑承
宣隨科臣姚宗文部臣郜可立度遼至如禎家
出成梁累世之積亦足以明如禎之忠於
王室贖如禎兄弟之罪矣
都城把棍亡命作奸實煩有徒然棄之不收即作
賊收而用之即捉賊五城御史楊州鶴等下令
召募已有應者矣職愚以為誰無忠義之心今

但將杜松劉挺立廟
京師互與血食燕趙悲歌慷慨之性三尺童子必
有雄心投袂誓不與賊俱生者此又鼓舞之一
術也其
京城內外小民有倡為訛言移家遠徙搖動人心
者令五城兵馬縛而懸首藁街以靖亂萌但望
皇上假寸晷之閒
臨御便

殿與諸臣從容
天語叮嚀雷動風行遠近傳播賢於百萬之師遠
人自有生氣酋自不敢出矣巡視
京營不可一日無人科道吳亮嗣唐世濟事事振
刷任怨任勞格於年終覆
命例不入營新者又未蒙
點用何以稽察訓練望
皇上之斷也諸臣誤

國罪在諸臣若我
皇上優游不斷是我
皇上自悞矣我
皇上
召對之後
明旨一下大小臣工有不如約者容職等白簡從
事請
上方之劍誅之我

皇上事　夫法
祖今烽火徹於甘泉大類庚戌武備空虛
法今廢弛絕不類
世宗
朝諸所恃者我
皇上英明過於
世宗職願以
世宗之斷斷之也職草

疏已畢見兵部止酌議遣將調兵事宜憂心如
焚為之少鮮職不顧求多於當事徒阻其任事
之心但願人人真心為
國盡力扶助耳新亭收泪職何幸哉
臣按唐明皇時祿山反叛舊將哥舒翰以四
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
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故曰機會
變於斯須勝敗分於俄頃雖將能而君不可

御況無能之將乎遼左存亡決於催戰人皆
結舌自此疏點破國是乃出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為時事萬分否隔敬陳
憂危之形以杜亂萌事臣待
命闕下一旦蒙
恩錄用
陛見之日雞人罕唱晝漏稀鳴鞭清路之區鞠為
茂草跪起班行不識朝儀何物臣竊痛之臣目
擊頃年時事孔棘

衷
天聽彌高宇宙一種悶鬱之象搖落變衰凄然似
秋冰堅澤凍慘然似冬蓋天升地閉上下不交
否隔極矣
國
家定鼎燕京偪隣虜穴己巳庚戌之變虜騎長
驅內地自先臣於忠肅訓練團營今三大營之
制猶倣其遺意乃健兒厮養半役私家灞上棘
門有同兒戲卒然有儆恐前代所謂人不受甲
府無見兵者可慮也可為憂危者一臣計偕時

猶見城中邏卒夜柝相聞今周廬徼道已寥若晨星六街九陌金吾之禁寂然灞陵之呵絕響矣昨歲盜賊公行比屋見告殺人匿迹莫得主名可為憂危者二人命重情參送法司其常也勾攝之令未出請托之牘已盈爽鳩之署束手而莫可柰何有歷歲經時不能結一獄者其賢者視為畏曹而急遷其官不肖者高下其手而因緣為利小民即欲撾鼓登

闕無門控訴法紀之地乃若此可為憂危者三太
倉之積如洗水衡冏寺一空九邊告急於內而
內無以應夫司農告急於外而外無以應
祖宗朝帑藏之竭一至此乎可為憂危者四
畿輔之流民十百成群賣兒鬻女招搖長安陌上
謂之人市豈
盛世光景乎可為憂危者五東方群盜斬木揭竿
有司養癰遺患相顧莫敢先發撲滅之後死灰

復燃今披倡如故也可為憂危者六
國家人才長養甚難摧折甚易
上無賜環之期下有龍蛇之厄不一歲中號為名
賢者如疾風之掃秋葉死亡殆盡實可寒心可
為憂危者七
皇上方且漫然付之不見不聞一事格事事俱格
一事緩事事俱緩即如
福王之就國有日矣何不早遣之以絕群疑

瑞王之擇婚有日矣何不早婚之以諧嘉偶
東宮之講讀屢請而屢不報求之不得其故
皇上聰明天縱沖齡出閣緝熙光明日就月將何
獨
東宮不令之親近正人明習國事且
東宮所習見者是
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之狀耳二
十年以前早朝宴罷勵精求治之狀不得面見

也

渔

皇上速?宜令

東宮知勞

皇上安宜令

東宮知危

皇上盈成履運宜令

東宮知憂知懼豈有日與宦官宮妾處而不一見

士大夫之面者乎自

皇上靜攝以來說者謂權無旁落然如須者愛女
蹂躪於奴隷館甥受撻於市朝叩
閽不得入上書不得達奄尹宮伯之流反得以操
骨肉之短長外廷皆爲喪氣而
皇上視之如孤臣孽子之了不爲意誰爲蒙蔽至
此我
朝二百四十餘年幸無他故獨二正之季
社稷危而復安當時諍臣叩馬之諫不足當賊振

之一言舉朝伏
闕之爭不足敵逆璫之一哭積威所刼
君父亦爲所制夫豈謂今日遂至是耶故今日之
深憂隱禍胚胎醞釀而不可救藥者獨在宮府
之隔絶上下之不通如人病在骨髓越人却走
之時也
皇上何不洞開重門使宮中府中皆爲一體何獨
親於內廷而踈於外廷不知臣子者

皇上之臣子也

皇上用之即為股肱耳目之資而舍之則置之空
虛無用之地收之則小群合為大群而棄之則
大群復散為小群

皇上宜何擇焉方今政本單虛大廈撐持必非一
木之力宜妙簡名德老成內外並用六卿九列
百司庶府鈞繩相布彈冠相參於以傾否為泰
亦何不可之有說者謂

皇上厭薄群臣半繇臣子自取今日為臣子者宜
一洗肺腸共偕大道正如胡越同遇風波急難
生死共之大臣當鞠躬盡瘁小臣當嘗膽卧薪
不然燕雀處堂火炎竈突覆巢之下已無完卵
矣臣所惓惓於諸臣願效他山之石者也區區
芻蕘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職按憂危七事以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為

第一此經國之長慮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户部主事楊嗣昌一本為軍容再肅三韓
廟勝宜周萬算仰控
聖明亟
勅中外諸臣審時決策以圖共濟以還非常事職
庸懦書生備員户部竊見遼東覆車殺將已事
堪怜今又征調召募至二十餘萬餉之何出未
嘗過而問焉顧與諸臣言之所欲言者何也經

臣中府會議口說兵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
諸城潰陷一
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今已出閱受車觀其
奏報
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
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不
足今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一萬
而不足今則至二十萬而有餘臣滋惑焉夫經

臣於遼先見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職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户部萬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許客兵且厝餉都是金錢養士必須米穀遼東城堡失陷既多則有團聚附著之人有荒蕪不耕之地即使儘力所生或難自給而况擾遼四集數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危事也至於糴買征收又值

東方大旱則出人事料之外餉臣嘔心晝策
請部截漕
疏報咨行動海歲月職恐遼他日強寇在外餉單
在內居民苦其驛騷客子憤其蹈藉患有不可
測者此猶以兵到遼東言者若夫募兵就道擒
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預愁搶掠罷肆閉門市
買無從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共
來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職

恐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遠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凶殘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誰肯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擾不可勝言較之州縣民兵何啻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遠或猶得其一臂之用當忍小痛以來

之若永猶前調三千到遠止八百逃回斬手足

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抵兵之數而此

逃兵二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遠退復不敢歸穴

將安之乎惟有化為盜賊出沒於夷漢之間而

兩處俱不得閒耳今之十二萬能保無前日之

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

桀驁

固多篤驁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貧薄亦自不少

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不測

朝廷將還口糧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藉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猶獠仲家者頗出圍城劫寨近歲驅逐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若各處土兵俱調赴遠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振怨貴州以梗塞雲南西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克者

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遠東也猶曰遠在萬

里外土司仇數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職猶虜其亂開穴中無論乙今之調發俱往遼東合之川兵統五六萬誰為大將諸夷素所悍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心有事奮勇齊驅無事調和預附者乎竊恐今日拜將一軍皆驚如韓信者職不敢料無人用趙人若廉頗者未之聞且見也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讓二氏互殺寃莫解也今以

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可乎水藺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以莫鮮之寬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途勝同功敗同罪職雖至愚知其不可事理灼然無足疑者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

中國之夷狄也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予我內地必且猜而樞之按而討之今以奴酋之故盡驅而入

中國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人民遇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嘗試爲之哉古人以夷攻夷所謂夷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携有仇可詰我則行謀伐謀挑釁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釁大傷乃下莊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奴酋何交可携何仇可激而能挑其兩用我所以用之者不過

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

中國之

威力足以驅遣耳嗟乎名分何物土司何可真恃

以維持否我之

威力業已無何奴酋而用彼矣彼亦何所復憚而

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為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

手足之捍衛乎唐用突厥太宗為百王之恥顧

其開叛餘力尚足擒而雪之後用回紇香積之

捷回兵欲掠長安代宗為廣平王親拜之于馬
圖陝州之役德宗為雍王入壁相見可汗責王
不舞蹈從官韋少華等死之此
中國用夷之較百千萬世之師也今瓊林大盈之
積頗有贋名萬里非類之兵一一經過堂奧毋
論姚令言朱泚之變突起當防即令班爛胡跪
厥角稽首坐索一飡犒賞金錢不知當用何項
銀糧臨時作何慰遣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

患而無備也職自閫調兵朝思暮算從大至小
從小至大利害亦畧分明心肝亦為嘔出不敢
斷斷曰一切不當調兵也但思兵部調兵除州
縣二萬安插通津呂平等處守衛
陵
京外其餘悉皆遼東應用者耳遼東應用之兵
必先問之遼東用兵之人攻守剿平應之何策
歲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
若干某應調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

干衣甲器械若干馬騾牛若一年之費若干三
年五年之費若干以便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
臣與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何如變局何
如急着何如緩着何如奇着穩着何如末後之
着何如一一詳審精盡應
請旨者疏
請應移文者咨移應札議者書札以至
疏咨札中所不能了所不可泄所不得通者户共

二部速遣司官絡繹往來虛心面議求妥求確求為可繼之道期於血脈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者洞見腑臟內行一事外者快心痛癢而後奴酋伎倆可算遼東經撫可為戶兵兩部可慮在兵部則知其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已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

請之如此决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省海内征
調騷擾加派催科亦决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為
社稷消隱憂為
封疆彌興禍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着在
此一時着一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職之愚
慮以為遼東一年之内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
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
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為暴之兵當於近

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減調以求精當以備
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當以各處安插求永堅
不動之根此職日夜憂思終難隱忍肺腑者也
敢昧死為
皇上忠言伏望
聖明
省覽
採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夷之大防至

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行知職罪職一切聽之矣職不勝懇切之至

臣聞

肅皇帝時倭奴躪海上徼土司兵僧兵等討之皆無效竟以清野之法與土著之兵執訊獲醜粵東亦然自邊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徼調三省土司為長策不能以一矢加奴首而川蜀之亂貴竹之亂乘是而起部臣楊嗣昌此

疏灼有先見如曰遠調沙場非其本願一有
不測將擧兵加誅如白各處土兵俱為遠出
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如曰水藺
之役黔蜀相争以莫解之宼共行間之役勢
必有變一一為次年左券非汎汎條陳者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楊州鶴一本為遼事大可寒心謬
撫不宜庇私據實糾劾懇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儆官邪以重封疆事職竊惟
朝廷設有巡撫一官固欲其內安中土外固疆圉
簡別官村毖飭號令以為一方計非徒予以樹
交市私忘
敵綏
國恤而僅插血堅盟已也況乎遼當九塞之冲逼

請

近東西强虜歲時騷然民不堪命此即臨以公忠之長不二心之臣拮据而勵勤之猶懼無以綏靖中外而克奏膚功願可以匪人當之如巡撫楊鎬其人者乎先是遼東巡撫該部乃以鎬蓋於委用之間寓使過之意云爾使其過而能改耶猶不失為迷中得悟不遠之復尚可期也乃其過而不改耶則實為謬以成謬瑕類滋章不可言也朝鮮之役鎬不嘗從事行間乎當其

時
天子懃懃焉求顧亦惟是一二督撫是賴鎬於其時
果能擧（奉）揚
天威一意勦賊賈勇而倍之氣滅此而後朝食則
可以收功於不日蔚山之役只為李如梅未到
軍前倏爾鳴金大軍不進以致倭奴反戈相向
二萬士馬當即化為血海肉山清平計獻苦肉
嚇以援兵且至此在少有知識者自當鎮定以

待不為其所中胡為乎倉皇失措計無復之輙自策馬而逃撤三千人于原草野盡舉而付之夷人之手向非擺賽救回一半三千人幾無遺類矣長就媚骨視鼻息於識弁生成弱植望風影而先逃六軍何辜罹茲荼毒律有嚴禁竟逭天誅乃今之撫遠也獨不可為桑榆之收以蓋東隅之失乎然而一腔熱血所為戀戀而不能舍者止知李氏而不知有

朝
廷止知結拜之兄弟為可親而不知倚命之蒼
生為可憫如三十九年六月內一本為特薦大
將真才以備緩急擢用為如梅也本年四月內
一本為調權閑官共戮力亦為如梅也今日循
套一薦明日一本極力薦今日薦如梅一人明
日又薦如梅諸兄弟科臣李瑾疏參謂李氏天
道所忌如梅不宜用於遼科臣麻僖疏參謂寧
可因如梅之不用而罷鎬必不可因鎬之求罷

而用如梅何者鎬未必有益於遼而如梅實足
以禍遼蓋自此疏出鎬於是乎膽落於瑾心戰
於僖傍徨趦趄而不知所出矣訟言請過穴地
指天一則曰科臣之疏實當職過一則曰過於
認真陷於失體描寫自己本相可謂一盤托出
樞臣李化龍曾語人曰遼左不可無人楊撫姑
試用之然則天下大矣豈患乏才而必欲借資
此一人以安全遼哉叅照遼東巡撫楊鎬建牙

一方黨附百出李成梁何以為義父李如梅何
以為義友廢公法急私情僥倖已奢驅逐已晚尚
可容於堯舜之世也乎及閱按臣殺虜太多一
疏科臣大肆擄掠一疏雖是道將不能先時為
防因而匿多為少已經
明
旨處分無容再議而為之撫臣者柰何設為不
知之狀且肆不情之語移令督臣有曰恐其別
有欺隱亦是武夫夙弊如此等語詎可聞於隣

國大傷
中朝之體此又是楊鎬一番考案也職秉心戇直
不避貴權倘於蒭菲可採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楊鎬亟賜罷斥以為撫臣黨附
不忠者戒庶乎邊境有賴矣
臣按撫遼者張學顏當李氏之盛故與之同
功楊鎬當李氏之衰故與之同罪胡還衰故
李氏盛李氏弱故奴酋強此五十年遼事之

斷案也

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初二日

山東巡按王雅量一本為北關嫁女招釁東酋
蠢動可虞謹具陳利害機宜乞釐
聖
慮蚤備兵餉以固封疆事謹按奴酋恃其富強
懷併吞諸夷之志久矣既吞南關無日不垂涎
於北關也止以邇年以來我兵救援甚力奴酋
既無利又懼吾之乘其虛也是以退地立碑入
貢

天

朝暫為戢翼斂形之狀而徐發其窺釁乘隙之謀然猶因老女之不嫁借云體面夫奴酋治容二八何求不得而求三十五歲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體面所係不過留其不了之局以興問罪之名乘間竊發一網漁之基圖漸大漸可蠶食此奴之本志也彼既借口於老女我亦因其所借暫圖北關之存息我一日之肩年來遼左之防一意寧煖而清河

撫順無東顧之虞蓋彼固乞之以借口而我亦應之以權宜倘奴酋老女有一之先覺者則其局了矣是老女聊且不嫁存北關非為奴酋也第人心不同夷情叵測彼自不畏東夷吾不能代為之畏彼自管其婚吾不能代為之管今老女竟嫁矣我不能阻老女而不嫁又安能阻東夷而不攻夫以夷攻夷似可附於鄉隣之鬪以夷戕夷亦可借此以收漁人之功此非我

中國之害也況向之所以救北關者匪但為北關恐北關之障隔一撤則奴酋與煖兔聯合而遼不可支矣今奴酋與煖兔為爭婚之仇而北關伏依強援於煖兔未必非我

中國之利也但惟有不可不為之計者何以明其然也蓋奴酋之與北關原屬

天朝稱貢之臣彼何以臣也畏威懷德二者而已今一付之不管則威不見威德不見德不見德

則携貳不見威則輕忽為今之計欲遠加兵於
奴酋耶奴酋必曰年来退地立碑納款稱貢吾
未嘗敢叛而北關改嫁我聘女如何加兵於我
我何辭以應之此一舉也北關不德我為鮮懸
而奴酋恨我為偏護萬一奴酋忌我於東鄙、憂
方大矣如曰北關生事挑釁彼既有煖兔之强
援何用我
中
國之護救夫覆庇之危迫存亡之際而拋棄於

羽翼漸長之時智者不為此一舉也彼不感其昔日之德而但見有今日之怨萬一北關反恩成仇挾煖兔而寇我於西鄙憂亦大矣臣謹叅於舊日之成議度於今日之時勢謀於衆繹於獨謹會同撫臣酌策以待之此時莫如練習我兵設防於遼陽以東且按兵不動以觀奴酋之進止若奴酋疑畏趦趄歛恨吞聲省一日疆場之事圖一日無事之安兩酋之福也亦我之幸

也若奴酋憤懣不平必欲加兵於北關我之救
北關者原有火器鎗手諭令為北關守其本塞
俾無內顧而堵截姑聽之北關佐戰姑聽之煖
免使一戰而雌雄未决或兩敗俱傷北關從此
洗其畏敵之辱完其不了之局而奴酋發其醖
釀之毒絕其吞謀之望較之不嫁老女苟且支
吾者似猶勝之然而北關與奴酋貧富強弱不
敵久矣即有煖免未必為北關效死萬一奴酋

乘勝深入可付之不聞乎我於是問罪於奴酋

曰二酋原我屬夷皆聽

天朝宣諭令北關雖嫁老女為與爾不共戴天原

無差謬就令不合改嫁罪不至可殺爾酋擅自

加兵先併南關罪尚未問又欲借老女之名肆

併吞之計爾恭順何在若從此罷兵息戈姑容爾

罪若從此兵連禍結吞併不已我

天朝必不貸爾之猖獗即以十萬之師橫行爾塞

爾悔晚矣若奴酋從此震懾我亦可附於不治
之治不必過求若藐不聽諭於是督北關聽其
請緩免彼二酋從南關進入而我從清河撫順
之間分道而東且撫臣近督各道團練鄉兵數
萬屹然足守而東山一帶其民强悍難馴無日
不張牙露爪思甘心奴酋而利其貂參今夏已
有浙人吳大受為謀主率衆五百竟入建夷臣
與撫臣為其匹夫搆衆挑釁牌行分守道白養

粹一面招諭一面潛拿首事謀主數人以示懲戒矣此輩無事為盛世之蠹民有事為攻伐之良劑順風一呼奮臂爭先況北則金白東則朝鮮西則我兵四面攻圍如孤雛腐鼠苟豈有利哉但吉凶悔吝多生於動而喜事貪功非國之福此又不得已盡頭之一着也目前援兵既散麻總兵帥一旅之孤軍東奔西馳捉襟肘見援兵之勢既滅於上年無事之時而京運愆期見

今河東之軍半載缺餉夫彼每月四錢既比諸鎮獨薄而卯年之春方支寅年之冬乃今日調之東明日調之西枵腹之民方懼脫巾之變而無米之炊安望成功是餉之可議一也腹裏將官雖缺歲月猶可無恙乃遼一日缺官則有一日之變今總兵官標下缺中軍瀋陽缺遊擊而撫臣所請賀世賢張聰皆未得

俞旨夫遼東三面臨虜四時皆搶況加以東酋有

蠢動之謀戰守責之何人是何等時勢而可一
日無將官乎此又官之可議也臣又有說焉據
撫臣疏曰願當事從長蚤决毋致臨期張皇臣
聞宋室之禍在於議論多而成功少向者
廟堂之上幸有不管婚壻之說若早見其微者故
今北關雖任意嫁女無妨於救北關之舊策今
日亦自不必更議矣惟是緩急輕重之間似宜
聽於撫臣之應變且兵家之法或用意在此而

聲言在彼虛虛實實惟閫外所自决而
廟堂之上惟懸賞罰殿最之權而責其成功可以
戰勸為救毋曰挑釁可以覊縻為救毋曰示弱
可以不救為救毋曰觀望此
廟堂之聽撫臣者也察其機本宜戰也毋畏挑釁
之議而退察其機本宜守也毋畏懦怯之議而
進北關可以微用救則不必肝腦吾赤子以為
忠於成議也奴兒可以重用懲則不必聽信於

恭順以冀實于前言也此撫臣之宜自效者也

總之

廟堂之上欲果遼卒之腹毋束遼將之手而督撫之臣果得目中之虜情無避舌端之弓影如此而奴酋敢于跳梁疆埸不晏然無事者臣不信也

臣按奴酋之圖北關煖免其意蓋在遼陽也而借口於嫁老女以弛我之備若曰夷人自

相讐耳邊疆之臣方幸其為鷸蚌之勢而恬不知警卒中其謀惜矣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直隸巡按王象恒一本遼左阽危薊門震徹懇

乞

天語申飭謹防

內地并舉行切要事宜事惟遼為薊門左臂拱護

神京故薊門不煩東顧之憂者以有遼在也今遼

陷城殺將全軍皆覆其勢已危于累卵若乘勝

長驅禍何底止開元廣寧亦岌岌矣而奴酋橫

桀驁

肆鶩驁其目中已不知有

中國何所恃而不恐除遼事會議已經另

疏具

題外惟是職近接

畿輔則為

畿輔慮而內之防範尤為吃緊督臣汪可受已馳

赴山海徵兵救援東西中三協已檄選兵五千

而保定天津又一千五百此六千五百名者皆

各路之精銳也精銳一去
内地空虛倘狡酋果有大志聲東擊西首尾受敵
何以應之近者薊鎮諸路黃崖嶺則有掩殺窑
户之報墻子路則有朴殺烽單之報白馬關則
有滿旦諸夷穿戴漢人衣帽窺探防兵之報似
此情形焉知非各酋賞我之舉安得不察其影
也太平喜峯諸口及石門燕河青山冷口諸處
皆逼近虜穴冲邊要地而山海關一線之路猶

人咽喉此關兵馬原自單弱關城及沿關邊墻
皆為風沙擁埋踰之甚易宜特設一總兵統領
人兵散財募士厚集於此乘其未有事時令高
其墻扒其沙又嚴稽開放以防奸宄而昌平總
兵亦宜速推以護
陵寢汪可受秪可令屯駐山海斷不可出關門一
步而援遼須特設一人加舊撫臣楊鎬舊按臣
熊廷弼熟練邊事以備經畧監軍之務各處罷

閑將領多有勇而罷廢及富而蓄有家丁者亟
宜
下
詔各官有顧自備糗糧帶家丁赴遼東殺賊者
總兵副將等官皆復其原職其原無官者能帶
家丁四五百名即授以副參游擊職銜二三百
名者授以都司職銜皆令至
京
聽用除李如栢已推外而杜松諸人養有死士
亦不可不亟為招徠蓋不煩

公帑而得多士之用莫有甚於此者至各軍遠趨

與敵對殺如以肉投虎不如令其各守城堡固

守一月者當

大捷守半月者當

中捷守五日者當

小捷即如昔年蕭如薰一守備耳能保全一堡而

今無其人乎外若簡

京營之軍虛九九之防申飭路將動厥操演皆不

容緩而
亟發
內帑百萬以作士氣
亟下部院大僚以備緩急
亟下科道諸臣以集群策內治修而外侮遠尤當
亟圖嗚呼遼之在今日已焦頭爛額而不可支
薊之在今日當曲突徙薪而不容緩況昨年有
風折門拴之異今歲有河水紅赤之異天災踵

踵柰何不畏惟我
皇上宵旰
視朝并
諭閣臣入閣商確制馭之方無徒高卧私室及
勅該部與撫鎮諸臣宣奉施行
社稷臣愚幸甚
臣按兵法主客之勢以逸待勞無如堅壁清
野以待其食竭力疲耳今邊方律令每虜至

則大將督兵駐城外以待之名為欲尾情歸
中情實怯利野處之易為走耳遼陽廣寧皆
天下堅城動兵處曾聞其乘陴拒守如張遠
之在睢陽羅雀掘鼠援救不支而陷者耶